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孫徵君日譜錄存二

〔清〕孫奇逢撰

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
十一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六八毫米寬二六八毫米

五五九・史部・傳記類

孫徵君日譜錄存三十六卷（卷十六至卷三十六）〔清〕孫奇逢撰

一

三魚堂日記十卷〔清〕陸隨其撰

四五七

採硫日記三卷〔清〕郁永河撰

六〇三

迎鑾日紀三卷〔清〕宋 犝撰

六三三

西藏日記不分卷〔清〕允 禮撰

六九一

詞垣日記一卷〔清〕帥方蔚撰

七二五

轉漕日記四卷〔清〕李 鈞撰

七四三

求闕齋日記類鈔二卷〔清〕曾國藩撰

王啟原輯

八一五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六

順治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後學 通州農武陟王桂校司

在世琴棋金生 其子容翁

初四日

郭九如沈禹錫來迎禹錫欲邀入城以行迫使之

伯玉手書 懿平生以友朋爲性命今近八十矣

初一日

別公路 爪園作客日之子喜頻過靜氣宜花石閒
凡入群叢謀生富世拙拘友古人多堅路蘇門便
吾廬近邵窩

初二日

日譜 卷十六

雨兒自嵩嶽歸述雨室勝槩恍如置身於六十峯乙

下歸夏峯當爲一記以當臥遊

登封令阮節庵遣輿馬相迎以袁病不能赴嵩少之

約悵然賦此 長賦停雲對簡編臨河獨返剡溪

船遙瞻蘭發花爲郭曾望鳴飛令是仙風雨何人

輿自往還

初三日

別翕園主人歸主人遣使罰其中途宿止之地途過

王君辟赴蜀名山令仍作字寄方伯楊猶龍

晚宿覃懷城外南尚莊爲行塲宗伯別墅

顧伯玉來迎欲掃舊榻不之不得往

初五日

人嗜竹未窺竹之全清心與直節竹德有固然製

達世甯直不聞喧惟來稽阮輩託此亦稱賢此皆

人嗜竹未窺竹之全清心與直節竹德有固然製

器前民用種竹勝種田誰知此一物三事俱備焉

我來臥其下魂夢覺清妍更兼衛武公漪漪洞芙蓉

然宗伯晚嗜學氣化失其權流水響四圍明月照

前川勝遊應有述爲作竹林篇

日譜

卷十六

晚宿中道庄

宗伯竹園有作

宗伯一頃竹叢叢欲插天深林可

達世甯直不聞喧惟來稽阮輩託此亦稱賢此皆

人嗜竹未窺竹之全清心與直節竹德有固然製

器前民用種竹勝種田誰知此一物三事俱備焉

我來臥其下魂夢覺清妍更兼衛武公漪漪洞芙蓉

然宗伯晚嗜學氣化失其權流水響四圍明月照

前川勝遊應有述爲作竹林篇

初五日

登月山 有引 譬聞友人談月山幽勝恨不能登眺其

上辛丑四月自河陽歸薛宗伯遣人等之始得作竟日遊攀崖登閣望太行嵩屋與黃河丹沁諸山水皆歷歷在目舉酒賦詩聊記歲月八旬老子尙於山靈有緣也爭聞明月山突兀孤筇雖短興勃卒無心翻作盡情遊攜幼穿林忘忙忙高閣危峰少欲披山僧佐之以蔬核極目中原指顧間嵩嶽黃河恣飛越嶺頭尙滌欲歸雲洞口正幽初出月示萬鍾和尙既不使酒餐高歌便當坐禪消忘想告子勿求釋氏宗誰人於此能尋響

日譜

卷十六

三

日譜

卷十六

四

初六日

日譜

卷十六

五

至修武訪范端蘆爲設榻因前其子一范有約口占以贈中原推世德蘭桂復多賢孽廢千年後道開一日先甲兵元素裕原浦又爭傳好下南州榻閒留野客眠

初七日

日譜

卷十六

六

漏下一刻始抵夏聲

初八日

始聞第二女孫云亡既憐其早失母又傷其未見父撫棺而慟者久之因謂諸子曰前王夢航太史女

王五修自金陵寄書數百言洩微隱絕無自欺欺人之言此羅文恭嫡派也學者不痛熟將就冒認到底只是的然第聞人有指摘陽明者意便不平此亦是爲前人爭門面第求信心不必角口

監甯病垂危欲送之夫家夫適應試於汴冀姑宦中夫馬已備而不忍其女之絕氣於途也於予子曰此便見慈父之心俗忌何足兒甫十九子歸五載旣無母諸母皆其母也况其婿亦在此讀書生死俱可無憾矣前日之告夢航者殆君爲今日過二日形柩於舍東幸子廬復爲詩一章人生第一慘無母曰何恃總之此苦悽丈更不同子憶汝于歸時欲語不忍視去歲聞汝病每從半夜起今茲來歸甯舉家音樂只擣汝父出送絕不問家累比歸汝云亡撫棺慟何已乃知兒

蘇過瀾名東在從一千里外致書修世好也其尊人
寰慶儀封廣文生平相與久而著子以出遊不及
親作報故託之爲存此段友誼

王君神名麟尤以書代贊

孫文正公贈孫桓字易叔過訪夏峯修世好也

十三日

來許蘭陵 河陽領教邀有天緣嵩少之遊未果歸

途登月山頗足快天下事以有意失之無意得之

者大都多類是抵舍即欲趨晤因歲年長路神奔

形勞尚稽此日前付楊猶龍方伯一函作名山王

日譜

卷十六

五

命過翁國已面領去前札不必致也

十四日

送別蘭陵 年來嘗夢郁州月獨道乘驥自衛河峽

嶺每從雲裏見旌軒重得雨中過題碑到處詩筒

滿考俗殊方紀事多倘遇廩山相問訊爲言踪跡

人蹉跎

十五日

世之所引聞人者此晝夜耳自上古以至叔季

無非此晝夜之循環也人之所以閱世者亦此晝

夜耳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無非此晝夜之循環也

有道時之晝夜安而樂無道時之晝夜促而憂非
晝夜不同而晝夜之所以閱人者不同也聖賢豪
傑之晝夜俯仰無慙姦雄庸愚之晝夜食寢有愧
夜從古此閱晝夜之人生而死死而生猶之晝而
非晝夜異而人之所以閱晝夜者異也從古此晝

夜夜而晝故易曰知晝夜則知生死之說此理甚

明輪迴之言愚昧殊不可解

十六日

贈李郎 淳熙 謩祖詞壇久著名君能投筆續家聲

兩番過我思前好洞酒孤村對月明

日譜

卷十六

六

十九日

李國璡聯第後不廷試歸省蘇門口占以贈 蘇

門山水幽且沈中有伊人砥波孽短褐茅屋帶孤

雲書聲陸續林間起日手芸編對前賢家在羲皇

絕世累一朝射策走長安姓名驚注千佛裏簇錦

飛花赴馬蹄獨歸子舍娛菽水剝啄勞君顧夏峯

孤村渴酒挹蘭芷相對忘言意自深悠然貧念君

子履嘵董時邵公窩姚許後先同一軼願言晨

夕素心入水色空涼山氣榮

二十一日

指連六構斯暨諸見過百泉爲彭丁凡築墓。徵夫五載此中遊。占得青山土半邱。回首夏峯留戀意。欲仁仁得更何求。

二十三日

與田華石 弟自覃懷歸來讀先生所刻示諸生文

威先生虛懷過甚鼓舞後學之意迫切弟雖荒廢愧非其人然亦不敢自外第有所見其不可者不

敢不告道喪荒之後此事從不經人講說忽聞

爲學兄其下焉者乎弟謂此事永同志共學之人

曰謹

卷十六

七

不可得即平其情和其氣而不作危言激論者恐亦難其人也昨以問病入城因病不能支遂不及趨晤先生果不見棄相隔非遠旬月之間可以一會實有志於此道其聽其自來先生亦勿太疑心也

二十四日

信社題辭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孔子會約也又

曰朋友信之蓋必主於信而後文章在是性道亦在是則信天下萬世取友之極則也世之季也友道凌夷凶終喚末總成於不相信耳遂至感慨於

一人知已足不恨管鮑之後不復有管鮑噫友道至是尙忍言哉新鄉尙生威如讀書孟莊志在求友以輔仁也因與尙兒注孫暨馬耿諸子結爲文社來請社名并社中條約予名曰信社且以喜聞過戒勝心真實求信相勉勿徒襲取會文故事也社中細碎之約是在諸子酌而定之務使有常而已

二十五日

答萬子新 歸來值有文孫之慚然以感觸勞瘁袁

年遂不堪支今漸次復如初矣僕念吾丈常出門

日謹

卷十六

八

須家中安頓妥貼再作出遊此身精神幾何全然花費在外面內便無主此真切之言不知果見信否

二十七日

語蓮陸

學問無自得處到底是襲取徒切心勞然

非深造決無自得果熟則甘香出其中非覓而得亦能催晴認定喜王生怒王殺既不得情烏能知性學問之道上因乎天而不與時逆不因乎地而不與利逆中因乎人而不與和逆一逆則到處

謬吳天地之蒙民也人情難平惡其不平也急欲

平之相激相搏其不平也轉甚何如靜以俟之駭

浪排天因風作勢風恬則浪自寂矣 詈聞貧則

是道世上只有此一字可以安於無事之天顯名者彌亦厚實者毒亦厚古今同慨 張文定不

治竊器之僕三十年不以告人只此誠度何事不平何力不辨 身隱者無濁名神隱者無清名古

今抱道之士不必有抱道之名皆所稱神隱者也精神無往先高賓其名在浮薄之世適足爲患本耳

日譜

卷十六

九

二十九日

與諸子曰忍耐不厭人乞假此仁人之存心也忍耐不輕乞假於人此志士之處已也朝乞一毫暮乞

一毫則鳥不棲其林而况人可歟求乎

與范射廬 董懷歸來見督水公告多士文一幅弟

翁自愧而督水公亦未免多此一番講說也從來學禁正病在多譏孝弟力田人人具足只躬行二

字終身不能盡多一講說便生支節支節生而偽學起矣程朱且不免況其下焉者乎弟已向督水公囑其收拾此念老社翁亦不必向人多此一番

話頭也

五月

初一日

孝弟力田是人生第一等事盛世之風也世道衰微

人心巧僞只是不孝弟不力田耳此段風氣到底也哉卻是天地渾樸之氣散而未盡散者時留於

銷鑠不盡時於田夫野叟見之雖然愚民之行夫婦之愚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予行將次第其人焉之立傳偶談於此

日譜

卷十六

十

初二日

哭李允繩：允繩卦來適子臥病既不能憑棺又不能爲位伏枕流涕語無倫次聊以寄哀嗣圖爲君

立傳也 憶惜孔從初結契君爲吾友之季弟嗣

後吾與君聯姻猶之彌子于路妻君內尙爾稱女

兄君兄事我毫無戾因之友好四十年出入追隨

已兩世君也攜家先出門擺脫塵緣無留滯師門禁旨君能燒到處指示雲日攀成安夏峯夢相望守者行者無遠歲君之心事我所知總不欲墮述離際何必東海與西山只此已完拜墓誓願不足

也慈有餘二者不著河長逝溺臥哭君泪已零悲

風日暮門獨閉

初三日

閔交曰欲全交宜慎交君子定交而後處交定則不改嘗見友人刻蘭譜一函半面之誠皆列焉其人之生不總不問嗣後相見顏色姓名總不記憶友道之謂何而泛濫至此

初四日

恕之一字可施之於人不可施之於己直之一字可

施之於己不可施之於人今皆反用之金忠節云

曰譜

卷十六

士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此而不留意焉忠信亡矣

初五日

無事不生事意常安閒有事不避事神常鼓勵若而

人者必所謂豪傑之士

初六日

理會本原而脫畧於事物者離精微而求廣大有此廣大乎離中庸而求高明有此高明乎致知力行不離日用飲食之常而得夫無聲無臭之妙此聖學所以先致知也

初七日

書金忠節譜錄後 子甘餘年自謂識金忠節誰知未著識忠節也向止以忠節守貧讀書抗節殉義足盡忠節之大而不知其守貧讀書抗節殉義皆從深造自得中從容出之不費矜激不用安排真所稱聞道其人與連日讀此編不忍釋手多剝解發前人所未發宗傳錄中不能不爲君置一身也其說具在請質海內學道諸君子

初八日

藏著於無形靜而無一物吉凶與民同患而萬物各

曰譜

卷十六

三

得其所究舜孔孟之道六經四書之旨義不出此得此要領靜非守寂動非玩物求是崇而天地之位萬物之育氣象死然達道也而聲色不大觀聞俱冥淵默仍故此方是全體大用之學

初九日

惆靜而存養是存養箇甚麼動而省察是省察箇甚麼曰動靜各止其所故有存養省察之何言在靜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靜之機此蓋入以合天之道也至若衆人以形質有蔽之身涉事物無窮之變向於動在靜亦動動非刻刻皆此

氣之奔逸放恣安所施存養省察之功哉不誠得
不覩不聞卻去用戒慎恐懼在賈精神耳子曰智
者動仁者靜此得夫動靜之體者也不言省察自
無不省察不言存養自無不存養延平教人靜坐
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庶乎存養之意焉欲善動
亦必自能靜始故程子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

初十日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蓋謂帝德重華臣民敬

應其人安止其道光明治極矣乃虞廷授受何以
一日人心危而道心微我嘗思之此深明天道之言

出譜

卷十六

三

重其責於爲君之意非過激之語也自天地開而
陰陽五行之氣由流行遷轉於其中孤陽常不能
勝陰陰做人心危而道心微勢必急須參贊位育
之至誠王聖以維持天地萬物於不毀然後危者雖
安而微者著皇帝王者參贊位育之人即霸者雖
曰驕處小補補偏救敝功亦非小若危而聽其危
逃甘食悅色之欲不有以堤防之勢必鄰於禽獸

微而聽其微也幾希夜氣之良不有以長養之勢

必至於殆亡大君以元后作父母靡人事非天道
可以難泊讓乎禹承之而曰后克棄厥后臣克顥

厥臣是真知人尤泥而道心微矣知危則安清寧
惟育皆人事惡乎危知微則著草木變蕃者吾道
惡乎微足之謂精是之謂一危機氏象而無言天
命之性也陶唐氏一言而盡率性之道也有虞氏
十六字傳禹修道之教也三者一也四千年來人
心之危者愈危道心之微者愈微然不能不望於

作君作廟之聖人

十一日

答李舍生尤繩作古淩斷者累日然有貴縣二三

君子爲莫逆交生生生死死俱有所託此便足了解

日譜

卷十六

四

墓出門之事又何憾焉至櫬蓋清齋費煩主人周
族不言勞古人之誼於今再見矣開玉乘部門作
主遂立兒相會此時歸來否幸聲亮僕氣弱聲豎
齒痛篤年多病初無好懷獨喜暗晝然亦不能多
觀耳性甫兄弟當大事此時正好理會子與云無
財不可爲悅孔子曰稼首裏形未爲不幸但論有
愧無愧不論有財無財也不能一作字統此見

意
不善人口則知冷熱不能入眼即別黑白畢竟浮
游影響之見忘湖如何是本心未經斷扇之指不

終是信不及自己信不及惡能得人之相信

十一日

朱勉齋論學以盡人倫體天理六字爲主金伯玉極服其躬行實踐人不可及嗚呼盡之矣堯舜周孔豈能出六字外勉齋撫宣時以忠憲激勵將士其思死守不能守矢以死殉邊書伯王以子弟相託伯玉報云宣或不守天下事殆有不忍言者弟職任皇城事果不濟必且授命大內宣鎮都城右臂無恙刻已否則公候我黃泉不數日當相見耳二公定見定力竟各如其意此躬行實踐學問

日譜

卷十六

圭

龜山語錄云今學者不知學成要作何用夫學者所以學聞道也道果聞則富貴貧賤患難何往而不得其用哉故曰朝聞夕可又曰四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其望人之一有聞也亦甚切矣然道卒無自見其聞也學至孔子終身只是見德未修善未徒過朱改其志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到底無告學成自謂聞道之時真實聞道之人偏覺恭棄處常多真實恭棄之人翻覺聞道處不少

十四日
肖燭引 謂矣武人之不可不知學也不知學則耳

目之視聽手足之持行日用之飲食居然人也而本心已失夜氣難存任斧斤之伐恣牛羊之牧而接而知其爲學人也嗣是而過輒不忍去辛丑夏仲以其宵燭三十餘則質余詰詰窺其大論本體論工夫皆有源委非苟於立言者余益嘉聖開乃深於學者也就其所質而一一相商絕無扞格夫道喪學荒之後有二人之明是即一人之行也人

有一日之明是即一日之行也二人一日之明且

日譜

卷十六

圭

行不可謂非大海之一勺泰山之一毫也傳景晦夜來有得於仁象山知之景晦知之乃知同此視聽同此持行同此日用飲食而知學者時物行生焉飛魚躍自有生惡可已之機不知學者貿貿然行之不著習之不察終其身墻面而不知悟亦可哀已處廷危微精一學之源也未有學之名傳說之進高宗也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迄孔而好古慎求于古學脈始統會於一身近而顏曾思孟遠而周程張朱皆所以衍其脈也當今之世衍此脈者貴雖其人然此脈無斷而不續之理劉寄之於幾

希乍見之良平日清明之頃者其端倪仍在耳聖
開思欲以已一日之明者欲與人共明思欲以已
一日之行者欲與人共行此就正意也余嘉其意
題數言於其首過原武當出以示張子天章天章
之意亦猶夫吳子之意也

十五日

因聖開有欲集諸友同講習之意令諸子若孫肅衣
冠進前而語聖開曰我輩談學宜先清閑的之介
此君子小人分閑也實實從事親從兄信友做起
此便是真學問朋來可朋不來亦可實之不修而

日譜 卷十六

十七

謬邀高譽究且不得譽而得毀多一不知學之人
便多一生事端之口有何益矣孰目前二姻友
各有身分不爲君辱卽愚昧諸子若孫亦頗知名
謹借君啟發尤拓歛其逸氣收其放心衰朽固樂
此佳子弟聖開豈不樂多賢友乎不真實從閑然
處著手做工夫務立講學名目爲已耶爲人耶
過去者不宜係戀未來者不必將迎獨有見在之
一刻不可悠悠以漫嘗視之所謂素位也如君來
視汝弟十餘年相別他鄉聚首友于之情既翕之
好有無限樂意存焉生人之面目此時正好盤詰

如遇予夏峯此係取友之事友鄉國友天下友于
古沂闢於身心者亦豈細故受益受損俱宜默動
此昔是學之所在見前之位在此則見前之學即
在此稍悠忽便非行素何云自得舜居深山木
石與鹿豕與遊則木石鹿豕皆友也達人領士
友竹友松友梅皆以寄其友直友諒友多聞之意
君以取友出門坐中有良友豈容覲面失之三無
道人眉端無煩惱胸中無機械口中無雌黃友之
益莫益於此矣馬子痛二親之慘死而絕意功名
寡結髮之客亡而粒不再續勁骨冷面不輕見貴
十六日

日譜

卷十六

十八

人此皆千里士也諸子暨孫頗知慕悅有道君肯
一鼓舞激發雖不足當松竹梅君不虛深山一遊
兼山堂會語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言今
人稟然稍不自愛則淪於禽獸矣危哉然欲免於
禽獸者全恃有朋友講習講其所以遠於禽獸者
安在而盡心力以吾其事如專以口說則其違禽
獸也仍不遠矣要時時做遷善改過工夫夫子至
聖尚憂闇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我輩只一自認

爲義徒認爲無過即非君子之存便成庶民之去
豈不危哉存者以仁存以禮存去者去其仁去其
禮無仁無禮不居然一禽獸也耶我輩不必多言
爲聖爲賢只求不爲禽獸可矣

十七日
會語 吾黨士凡能自好稍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
者述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勝氣凌物是已非入

學者第一要治此病此病不能破除畢竟是一自

賢自知之人而已矣妄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

舍己舍此意見述孔子母意母此意見述顏之克

日譜 卷十六 九

已克此意見也意見各不同雖有淺深理欲總之

執而不化能破除心虛無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

吃緊功夫全在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爾等

嘿嘿自省勿欺勿諱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

事真實爲已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恣口說

十八日

催架輸皇陵之金美士俱不免于日涓滴之獻聊用我輩不忘英主之意云爾他何問先帝

遺骸孤鬼侵脩陵有詔勸輸金漫二工涓滴成何用

但況不忘故主心

十九日

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忠在頑民此義正可參觀此範
一篇備天地生生之大德萬物生民特以爲載武
之心既可對湯箕之心自可以諒武明夷之五著
其位其天行之變而有常者與頑民休殷賢聖思
澤之厚知爲殷之臣子而已矣道固各有在也說
者云梁公體陽德而不匱於陰許魯齋行道於元

之季其於箕子殆無幾乎曰箕子以賓師自處故
能重道狄許委贊爲臣自不可同日語耳

二十日

誠能動物不誠而獲高譽者未免入的然一路

日譜 卷十六 九

二十五日

午睡僻巷宜娛老息心更覺閒無人非上古閉戶

即深山味薄猶堪啜詩荒總不羈羣兒爭索果一

笑慰癡頑

六月

初一日

懷張報劬 酿氣含藏舊新硎始到君方違七閱月
疑隔萬重雲暑冷心偏熱刑清德自芬聞來凝望

處搔首對斜暉

初五日

譲易大旨完另有錄本

初六日

兩馬生急弟况之難事在閭臭同宋玉叔爲作字韓子新代達其意博兒稿另有存

初七日

爲刀公望作墓表大旨入歲寒二集

初八日

考忌日 最怕是今夕嚴親見背時終身喪謂此垂

老益增悲

爲蓮陸母壽大旨入歲寒二集

日譜

卷十六

壬

初九日

爲蓮陸父墓誌大旨入歲寒二集

初十日

爲孚繩立傳大旨入歲寒二集

十一日

斬稚岳與其令高月賓有君子新集字解之博兒稿另有存

十二日

題記專引入歲寒二集

十三日

兼山堂會語 學問有源頭有枝派從源流二集合

綱舉而汨自張從枝派處討求窮年矻矻到底無

得何謂源頭性是也性乃天之所命健順五常之

德無一不備孔子性相近孟子道性善皆謂此干

聖萬賢總是此一箇源頭非此源頭便是旁門曲

徑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

可以爲不善三就者從習後相遠反言之皆無爽

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卻是從源頭處說所以爲禪

宗也卽相遠之後由惄惄差惡無惑是非而驗之

其相近之性猶在性學不明世所以無真儒耳一

日譜

卷十六

壬

部中庸指復性功夫張子變化氣質不是復性西
第一篇統論仁體而其著手處自不戲言不妄動
苟我覺但時時提醒勿令此心昏昧放逸不患源
頭不清楚也

十六日

會語錄入信社

甯國吳聖開獲喜賤鳴臯原武張天章俱於望日前
前至夏峯值連宵大雨賦此 不遠三人冒暑來
荒苔迷徑待君開更欣時雨連宵旦欲稿生機一
夕過

報矣倘 賢契不能來之苦已悉之不知不來之苦
當更甚耳不起復何以告病學師不能作主張豈
不自茲乃事蔣家姻事渠望眼已穿而莫然罔聞
此事老夫既與聞其說當何顏以對彼家莊事
房事聞俱中變總皆因不來之故當速作歸計一
到家便無難處之事異日還彌成何男子不盡之
言歟忠能道之

二十日

萬曆間東林語君子退而講學海內負清名者爭相
引重而寡人則深惡其軋已間執其一二環此者

曰譜

卷十六

壬

以相謔謂指清譏爲橫議陰讚其所抉擿之人即

猶天下之口甲寅乙卯間其說始大熾無錫葉蕡
才字子之官南太僕抗疏聞之以謂決裂國論敗
壞人心莫此爲甚當是時言者方雄唱雌和引繩
批根拔才眇然孤踪忽發譏議羣營且患聚族而
攻之棄不敵不隨端坐肆應果疏乞歸言者卒無
以聲盡善毀者必不能使廉爲貪俗爲躁其素所
蓄積然以天啟中閹鴻臚作素已退休不及於難
高忠憲之遠別慷慨急難以免其子入取節錄

錄清直門

二十一日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吳橋陷訓導劉廷訓死

之廷訓順天之通州人兵掠幾南縣令謀棄城走

君要止之率衆以守凡三月每害我輒引去已而

盡銳力攻令縫城遁去君入學舍麾其妾趣去屬

其稚孫於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
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衆皆願爲

君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南城晏然敵肉薄

而登如墻引射矢至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縫

屬於屢君猶迺自力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万仆沒
年六十有五弟吏部君廷謀爲之錄實入反節錄
錄文忠門

曰譜

卷十六

壬

二十二日

戊寅高陽陷文正公閨門死之博野王秀才文正公
嫡也亦死焉秀才王教官之第三子孫局苑令鑑

稱其爲人棱棱退讓攻苦力學死年二十有一知

其器資儼儉非庸庸佼佼者也秀才之死既非望

風逃遁定當握拳裂趾引頸就刃進而陪文正公
之後乘登頽九天迴翔帝所退而與諸子相從英

魂瀕氣乘雷載雲匿薄宇宙之間秀才雖死猶不

死也惜失其名入取節錄

二十三日

素字真長餘姚人爲山東道御史因都城

客汪文言不詔獄考洞無所得而謀曰先是

三震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婉禁旅近於唐末蕭牆

蜀撫之獄刑部顧員外大章引入議議竟廷冤

之禍係於戎狄宵人爲之昨指鹿山楊忠烈劾閩

蜀楚人也顧員外楊左之黨人也以蜀獄坐顧以

二十四罪尊崇抗論繆之極論廷杖非祀制日後

調通坐楊左則諸人一網盡矣顧已調兵部再調

世史臣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燝以言某事

禮部出爲陝西副使奉嚴旨逮繫與楊左六人並

死杖下可不爲惜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左諸君考

死公除名爲民內宦以叢監疏逮繫坐駁考掠恤

叩頭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初日巡年四十有三

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旨送法司據招定罪豈

無完膚慷慨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鑑賦詩南北向

禮部出爲陝西副使奉嚴旨逮繫與楊左六人並

越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南樂附

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

容復辨欲辨則抗聖旨近不辨則自欺本心欺法

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無一

日譜 卷十六 壬

造庵入相楊左之黨皆色無錫出死力相擣枉公語

門人徐石麒曰乾六龍一亢姤至矣姤一柔臨

䷙元黃主矣繫縛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姤采

也不勞堅貞用晦敷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

之計其可畏乎萬燝之杖也公語楊文烈曰可以

去矣楊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魏

忠節將攻南樂公曰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

不可爲矣公善有遠識哉入易筋續錄文忠門

二十四日

天啟中羣小嗾逆奄興大獄謀殺應山桐城嘉善沒

日譜 卷十六 壬

嘉定李芳字茂村舉人萬曆壬辰進士選翰林院庶吉

士踰年而卒妻沈氏年二十有六寡髮撫三歲孤

宜之寡於成立天啟七年巡撫御史其事於朝